

歷史與空間

昆崙山上覓「仙蹤」

文：戴永夏

爛漫的童年有許多夢想，「得道成仙」便是其中之一。而騰雲駕霧，暢遊仙山，更成了我夢寐以求的快事。但隨着年齡的增長，閱歷的增多，這些美夢都像肥皂泡一樣破滅了。白居易曾說「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而李白說得更直截了當：「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既然仙山是那樣虛無縹緲，微茫難求，我等凡俗哪裡去尋？又如何成仙？

不過，美夢雖然破滅，我的仙道情結猶存，對遊名山覓仙蹤，我尋凡俗哪裡去尋？又如何成仙？

不過，美夢雖然破滅，我的仙道情結猶存，對遊名山覓仙蹤，我尋凡俗哪裡去尋？又如何成仙？

昆崙山又稱「麻姑山」、「姑余山」，位於膠東半島東端，橫互於牟平、文登兩地。它方圓百里，峰巒綿互，林深谷幽，古木參天，自古就有「海上仙山之祖」、「神仙之鄉」等美譽。傳說中的蓬萊、瀛洲、方丈三仙山，就是昆崙山在大海中的延伸。而秦皇、漢武東巡求仙，尋找長生不老之藥，麻姑得道升天，王重陽授徒傳教等，都在這裡留下了「聖跡」和佳話，並廣泛流傳於民間。

我們一行十幾人從昆崙山西北麓開始登山。車子在山間公路上掠過綠樹繁華，左拐右旋，行不多遠，便見一座恢宏壯麗的道觀高高矗立在眼前，這便是全真道祖庭之一的三清觀。下了車，沿着三重石階拾級而上，進了山門，步入庭院，迎面便是神清觀正殿。正殿居中的三清殿，高高在上的是三位道教至尊：元始天尊、靈寶天尊和道德天尊。東面為五祖殿，供奉着王玄甫、鍾離權、呂洞賓、劉海蟾、王重陽五位仙祖。西面為七真殿，供的則是「全真七子」。如此多的神仙會聚於此，呼風喚雨，指點迷津，足見昆崙山在仙界的地位非同尋常。山門東西兩側，分別是鐘樓和鼓樓。日日響起的晨鐘暮鼓，似在喚醒世間凡眾；怒海無

邊，回頭是岸；珍惜生命，積德行善……在這裡，道家的警世之音，似乎處處都能聽到。

神清觀本是唐四仙姑修道處，後又在此建全道庵。金大定六年（1166年），19歲的丘處機上昆崙山訪道，就修行於此。金大定八年（1168年），李重陽師徒悟道於煙霞洞，這裡便成了他們聚眾講道闡玄之處。這座始建於800多年前的道觀，雖然歷經劫難，但道教文化的傳承卻始終沒有中斷。現在的主持龔清泰道長，是全真龍門金山派第23代弟子，仙風道骨，年輕有為。他不但努力精研、弘揚道教文化，着力保護、修復道教勝蹟，還關心社會、民生，為百姓的健康盡力，為經濟建設獻策。在他身上，道家回報社會、關心他人的精神，得到了很好的傳承。他的熱情好客，更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吃着他端上來的仙桃，喝着親烹的金駿眉名茶，直覺味美可口，香醇醉心，似有一股仙氣傳遍全身。同遊作家鮑吉爾、原野打趣地說：「吃了仙桃，喝了仙茶，回去寫文章也多了些仙氣、靈氣！」他的話，道出了大家的共同心聲。

走出神清觀，我們繼續沿石徑西行，在百多米外的一塊巨石下，一眼古井引起了大家的興趣。古井為石砌，水自石縫中湧出，清澈可鑒，源源不絕。它雖居山間高地，水面卻探身可觸。據說這是當年王重陽祖師及「全真七子」飲水的水源。王重陽還用此井水煉成「七死回生丹」，為大眾治病，當地百姓深受其惠，稱此井為「丹井」，井水為「神水」，並有「丹泉喝一口，活到九十九」的讚譽。如今，這天賜的「神水」就在眼前，我們豈能錯失品嚐的良機？於是，有人便用礦泉水瓶從井中取水，大家你推我讓地痛飲了一番，藉藉此體驗道家生活，吸取道家精神。道家一向「慈善為本、濟世利人」，「先人後己」、「捨己從人」。丹井之水得其精華，千古不絕，流淌的不正是這樣的精神？

從丹井上行約二百多米，便是著名的煙霞洞。這是全真教的發祥地，是當年「七真人」及祖師王重陽棲居的地方，也是我們這次要探訪的主要目標。在丹井邊稍事休息後，我們便一鼓作氣爬了上去，見到了充滿神秘和傳奇色彩的千年古洞。

煙霞洞坐落在煙霞山半山腰，由一突兀岩石自然造化而成。洞的上方赫然鑿刻着「煙霞」兩個紅色大字。洞室呈橢圓形，東壁刻着「煙霞洞」三個大字，北壁前為一神枱，供着「七



昆崙山峰巒綿互，林深谷幽。 網絡圖片

真人」及祖師王重陽的塑像。洞上為峭壁，下臨深壑，早晚常有祥雲飄浮，煙霧繚繞，時而霞光映現，五顏六色，絢麗壯觀，遂成「石洞煙霞」佳景，為牟平「十景」之一。

煙霞洞雖然不大，知名度卻很高。這不但因為它風景優美，更因它是「大師」的搖籃。從這裡走出的兩位大師——全真教祖師王重陽和成吉思汗的「國師」丘處機，都是名留青史的人物。尤其是丘處機，他以蓋世的功業和顯赫的名聲，為煙霞洞增光添彩。而人們瞻仰煙霞洞時，也自然會想起丘處機的豐功偉績。

丘處機不但是一位傑出的思想家和道教領袖，而且是一位重要的政治活動家。他的最大貢獻是將濟世安民思想付諸實踐，接受元太祖成吉思汗的邀請，參與元朝統治者的政治決策。1219年5月，已經七十多歲的丘處機應在西征的成吉思汗之邀，率領18個弟子，不辭險阻，遠涉中亞，於萬里之外的大雪山與成吉思汗會面。他的目的，就是要教化、勸諭殘暴的元朝統治者，戒殺而治天下。成吉思汗對他非常信任，向他請教治國大計。問及治國之道，他答以「敬天愛民為本」；問及長生久視之道，則告以「清心寡慾為要」。成吉思汗深以為然，尊他為「國師」，還賜給他虎符、璽書。這一相當於列土封侯的封賜，不但為道家增了聲威，還給了丘處機更大的「特權」，他憑此「特權」救助了更多民眾的生命。在一個野蠻民族統治時期，能對統治者施以教化，並產生重要影響，最大限度地保護人民的生命財產，保存民族命脈，實在功德無量。

如今，江山更迭，英雄遠去，已很少有人還記得丘處機的名字和功績。只有這煙霞洞依舊抱樸守拙，不離不棄，以絢麗的煙霞再現昔日的歷史烽煙，喚起人們對英雄的思念。想到這裡，我向着煙霞洞倒頭一拜——對它，對山，也對已經遠逝的英雄，表達我內心深深的敬意。

字裡行間

文：黃仲鳴

高雄的四大文類

內地有研究香港文學者，看在下所編選的《香港文學大系·通俗文學卷》後，認為選高雄作品嫌少，蓋高雄雄實乃「香港通俗霸王」也；不過，他亦明白篇幅所限，奈何！彼隨問綜高雄一生，除是「三及第」大家外，文學上有何特色？遂滔滔簡介之，曰有四大類：怪論、借殼小說、社會小說、艷情小說。

先說怪論。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高雄便以「三蘇」筆名在《新生晚報》撰寫，直至上世紀六、七十年代，仍於《明報》、《成報》大寫不休。流風所及，各報俱聞有怪論欄目，惟多「未流」，除一哈公外，餘皆望三蘇後塵。

怪論非高雄所創，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任護花即以「金牙二」筆名，在他所創辦的《先導》隔日刊開始撰寫；直到三蘇出現，才將之發揚光大。無可否認，怪論是高雄賴以成名和擷取豐厚稿費的「絕技」，他的正言若反、嬉笑怒罵、針砭時弊的文風，在當時來說，確是鶴立雞群。

借殼小說起自晚清的「擬舊小說」，即是借助舊書或書中人物，置換於另一個時空中敷陳敘事。阿英雖狠批「實無一足觀者」，「是當時新小說的一種反動，也是晚清譏諷小說的沒落」，是「文學生命上的一種自殺行為」，然一直以來，仍有作家樂此不疲。五、六十年代更在香港「還魂」，梁厚甫、陳霞子、林嘉鴻、高雄都是繼承者，並將之發揚光大。其中，高雄最樂於承受這種「反動」，如在《成報》寫的〈濟公新傳〉、〈八仙鬧香海〉、〈豬八戒遊香港〉、《香港商報》寫的〈呂洞賓下凡〉等，俱擁有大量讀者。我曾經為「擬舊小說」正名，呼之為「借殼小說」。這類小說大多以舊書人物的眼光來觀世，而敘事則逸出原著而天馬行空。這文類亦為高雄的至愛。

其三為社會小說。高雄曾說：「我平日寫的東西，在取材方面，與別人

有所不同，我認為，日常發生的事，以及社會的變化等等，都可以是我的寫作資料。所以我不必抄襲別人的東西，亦無需偷橋，我只需注意世界不斷發生的事事物物，就可以用它做題材來寫稿了。」這番話，證諸他大部分作品，亦不過為過。換言之，高雄是個寫實主義者，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版的《香港二十年目睹怪現狀》和其後的《新篇》，內容都是有所本的，可窺當時的社會生活狀況。

其四為艷情小說。「小生姓高」這個筆名，當初用於《新生日報》的專欄《日香》，後來才用到《新生晚報》的《晚晚新》。這兩個欄目，寫的都是艷情。這類小說每日千餘字左右，講一個抵死纏綿的故事，有人目之為黃色小說，「惡名」遠播。但究其實，這類小說卻「不淫」，只是「艷」和「諷」而已。同時代的作家，只有林濤可與之頡頏。從中可見高雄的鬼才、鬼馬，也是「小生姓高」賴以顯名聲，成為知名作家的本錢之一。我想，如非戴着道學家的眼鏡，高雄的艷情作品，也甚為可觀，也為普羅階級所喜讀。

內地學者聞言，要我提供原始資料云。噫，此間圖書館多矣，焉何不往尋找哉！



三蘇怪論風靡一時，後有出版社編選成書。 作者提供

詩詞偶拾

文：星池

你我

你一隻貓 寂寞嗎
我一個人 愛靜吧
你眼前是疲憊煩躁的我
我眼內是受寵撒嬌的你

你行走無聲在裝酷
我默然沒話正欲睡
我瞥見躲懶的你
你傲視忙碌的我

我觸覺遲緩
你嗅覺靈敏
你在扭身舔擦短毛
短毛弄癢我的鼻尖

你豎直尾向我拋出款號
我側了頭對你生出問號
你的嗚聲治療我的心靈
我的說話落在你的耳邊

微風吹動你的鬍鬚
鬍鬚撥擦我的心弦
你瞇眼望向我
我笑眼凝視你

你跳進我懷中
我懷中全是你
是窩心
是緣分

豆棚閒話

似是而非之妙用

陳獨秀在他的《實庵自傳》裡說了他科考時，遇到的考題是：「魚鱗不可勝食也材木。」陳獨秀其實並不知道，這是從孟子「數罟不入洿池，魚鱗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這句話中掐頭去尾截搭出來的。但他光憑熟悉《文選》中的鳥獸、草木，加之《康熙字典》上的稀見異文東拼西湊寫出來的文章，居然成了縣考第一名的秀才。死記硬背儒家經典是洗腦，而考試出題，不僅考驗應試者，也考驗出題者的水平。比較省事的辦法，就是出這種「剪斷經文」，拼湊比較生僻的句子成為「截搭題」。但面對多少有點似是而非的高深莫測，雙方最好的辦法都莫如順着桿子爬上去。這種事情在陳獨秀之前早就有榜樣在先了，梁章鉅的《制藝叢話》就記錄了雍正年間江西鄉試第一名周力堂的答卷，全篇不知所云。但主持鄉試的任谷香卻偏要大加讚賞，不如此，豈不是考官承認自己不懂。

梁紹壬的《兩般秋雨庵隨筆》記載了「怪題大仙」鮑桂星出的一些試題，其中之一只有「願鴻」兩個字，用的也是《四書》中篇幅最長的《孟子》中語。有個考生看出了門道，於是在卷子寫了首詩：「禮賢全不在胸中，扭轉頭來只看鴻，一目如何能回顧？本來孟子說難通。」因為《孟子》的原話是：「王立於沼上，願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鮑桂星最有創意的題目是「十尺湯」和「七十里男」。前者取自「交聞文王十尺，湯九尺」，後者取自「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也有考生作詩：「沒頭沒腦信難題，七十堤封一望迷。阿伯不知何處去，剩將一子獨孤棲。」不過，他也並非只取《孟子》中語，有一次他出了個《中庸》題：「及其廣大，草木生之」。於是也寫了首詩：「廣大何容一物膠，滿場文字亂蓬蒿。生童拍手呵呵笑，渠是魚包變草包。」還有一個把《論

文：龔敏迪

亦有可聞

如虞美人般綻放

我與朋友來到山谷。朋友說，這裡有一片花兒開得很美，很好。

在山谷裡，一大片花兒開得正豔。陽光下，紫紅的、粉紅的、淡白的、鵝黃的，好美麗的花兒，在山谷裡競相綻放，把整個山谷映照得美輪美奐。微風拂來，那一片片花兒如同隨風起舞的蝴蝶，亦幻亦真，妖艷動人。朋友又說：「這好像是罌粟……」

我湊近一看，笑起來，說：「這不是罌粟，這叫虞美人。」

幾個朋友連忙跑過來，其中一個也認得虞美人，也知道虞美人與罌粟花的區別，說道：「確實是虞美人。你搞得神神秘秘的，把我們都嚇一跳。」我們都哈哈大笑起來。

朋友又說道：「生活真是像花兒一樣美麗。」另一個朋友卻這樣說：「生活像花兒一樣罪惡。」花兒美麗，花兒罪惡？兩種目光，兩種思維，兩種結果，迥然不同，這就是生活。不知怎的，站在這山谷裡，在那些隨風的思緒中，我想起了民國時期的唯美詩人、散文家、出版家、翻譯家邵洵美。

有人說邵洵美的生活「像花兒一樣美麗」，又有人說邵洵美的生活「像花兒一樣罪惡」。

一個人，出身於三代富裕之家，錦衣玉食，花天酒地，本人又長得眉清目秀，氣度非凡。而這個人又有着貴族的神采和詩人的浪漫氣質，還有極高的文學藝術才華，是各種風尚與藝術的領頭人。以至於當年，他身邊總聚集着許多朋友，他也總是成為魯迅諷刺、打擊的「靶子」。

打擊歸打擊，諷刺則讓他去諷刺。邵洵美依然如故，笑對江湖。他穿長衫，跳西式舞，經常在花木扶

疏的宅第裡豪宴賓客，吟詩作畫，且好酒好賭，一擲千金。邵洵美的理論是，自己愈輸錢，詩寫得愈好。這樣的生活做派，在常人眼中，他已經是一朵搖曳罪惡的罌粟花，而「左翼」人士則把他看成是「罪惡的資產階級」。就如同法國文學家夏爾·波德萊爾說的那樣，像「花一般的罪惡」。

然而，邵洵美沒那麼深刻，也沒那麼罪惡。他只是一朵虞美人，招搖、美艷，而又孤芳自賞，在陽光下，在眾人的艷慕與唾棄中開着絢爛的花。他看上去與罌粟花極相似，難以分辨。然而，他也只能是一朵虞美人，因為他有着心底的純美與善良。在生命中，他只是想開得更招搖些，更艷麗些罷了。邵洵美急公好義，對有困難的朋友有求必應，有着「海上孟嘗君」的雅號。

不管「左翼」人士如何批判他，不管別有用心的人如何嫉妒他，邵洵美依然如故，他又開辦雜誌、印刷廠，翻譯外國文學。他的家儼然成為文學藝術沙龍，徐志摩、徐悲鴻、張道藩、郁達夫、胡適、沈從文、巴金、劉海粟等民國大家，都成為他的座上賓。他不願多過問政治，更是不懂政治。他只是熱愛藝術，就像我眼前的虞美人般，美艷得如同罌粟，卻沒有毒害。他熱愛生命，享受人生，把美與善盡情呈現給這個世界。在那個自由而豐富的年代，可以那樣炫耀，那樣綻放。但即使這樣，依然有人深刻地指出，他是「最不符合社會良知的五四作家典型」。

生命應該怎樣綻放？像虞美人，或像罌粟花？生命沒有那麼絕對，生命是自由而任性的，只要社會的土壤有足夠的寬容，像虞美人那樣綻放，又有什麼不可呢？

文：蒲繼剛



邵洵美的生活曾像虞美人般美麗。 網絡圖片

不過，一個新的時代即將到來。他的好友胡適在急促中拜訪邵洵美，並為其訂了兩張赴台機票，他拒絕了。時任外交部部長的葉公超得悉，也說服海軍軍艦帶部的人與機器一道遷台，他也拒絕了。在邵洵美的心中，這個即將到來的新時代是值得期許的，他要留下。他自認為，他將在這個新時代裡煥發新生，或許依然會像虞美人那樣再次綻放。

然而，新時代的土壤與空氣已經不適合邵洵美。他這株虞美人，在新時代也許就是一株罌粟花。至少，人們是把他當成罌粟花的。他不僅不能煥發新生，連體面的生活都難以為繼。後來，他在香港的小弟邵雲驥重病，住院急需資金。他向在美國的著名女作家，也是他曾經的情人項美麗寫信求救，卻落入了牢獄之災……

1968年5月5日，出獄後貧病交加的邵洵美飄然而逝。這位曾經的唯美詩人和出版家，這位外國文學翻譯家，急公好義的「海上孟嘗君」，「花一般的罪惡」的「資產階級」，就這樣走了。

然而，當我們今天終於能翻看那段歷史，才知道在那個時代，曾有那樣一朵搖曳的虞美人花，開放得那麼燦爛，讓那個時代那樣豐富多樣，色彩斑斕……